



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
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获奖作家

董宏猷
梦幻经典

我是森林

W O S H I S E N L I N

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

我是森林

W O S H I S E N L I N

主编：徐鲁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森林 / 董宏猷著. — 南京 : 南京大学出版社,
2017.1

(九色鹿·儿童文学名家获奖作品系列 / 徐鲁主编)

ISBN 978-7-305-16098-1

I. ①我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61472号

出版发行 / 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 /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/ 210093

出 版 人 / 金鑫荣 丛书策划 / 石 磊

项目统筹 / 游安良 丛书主编 / 徐 鲁

丛 书 名 / 九色鹿·儿童文学名家获奖作品系列

书 名 / 我是森林

著 者 / 董宏猷

责任编辑 / 徐 斌 宋冬昱 编辑热线 / 025-83597572

特约编辑 / 方丽华 责任校对 / 黄 睿 终审终校 / 崔 玲

装帧设计 / Chloe 封面插画 / 彭可兴 内芯插画 / 李静谭

印 刷 / 合肥添彩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 / 13 字 数 / 122千字

版 次 /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978-7-305-16098-1

定 价 / 26.00元

网 址 / <http://www.njupco.com>

官方微博 / <http://weibo.com/njupco>

官方微信 / njupress

销售咨询热线 / 025-8359475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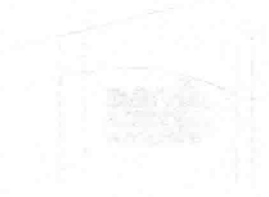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★凡购买南大版图书，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目录

contents

人和树	001
野鸭的老家在哪里	009
头顶瓦罐的长白山	015
叮当叮当响的椰子	023
醉谷之谜	029
太阳是个大蜘蛛	037
我是森林	043
神秘野人洞	079



人和树

他——十二岁，小学五年级学生。他家的门前，有棵百年老榕树，树叶亭亭如盖；树干粗壮，气根下垂，似老爷爷的胡须；树根裸露在地面，粗如蛟龙盘结。他常骑在酷似“龙脊”的树根上，痴痴遐想……

……迷迷糊糊地听见有人在咳嗽。轻轻地，似怕惊醒沉入梦乡的人们。他惊醒了。半夜里听见门外的咳嗽声已不是第一次了。蜷伏在门边的狗没叫唤，说明没有生人在门外。那么，是谁夜半三更地跑到他家门前来咳嗽呢？

迷迷糊糊地，他走出了门。夜很凉。秋夜高远，清冷而空旷。一弯冷冷的银月挂在黑缎子一样的夜空上，几粒星星稀稀疏疏

地散落在黑缎上，倒映在门前的水塘里，在水面上浮动。黑黝黝的老榕树似一个头戴草帽的老人，静静地坐在塘边。秋夜很静，静得凉凉的。熟睡的村庄很静，没有一星灯光。静得沉沉的。

“咳、咳、咳……”他分明又听见有人在咳嗽。这次他听清楚了，咳嗽声是从塘边传来的。

“是谁在咳嗽？”他怯怯地问。

“是我。”一个苍老的声音。

“是榕树……爷爷吗？”

“爷爷？”榕树慈祥地笑了，“如果算起来，我是你爷爷的爷爷！”

“爷爷的爷爷？”他惊讶地问。

“是啊！我已经活了一百多岁啦！”榕树叹了口气，说道，“我亲眼看见你们家一代一代的人，从生下来，到死去。你爷爷的爷爷，小时候也挺调皮的，他最爱捉泥鳅了。你爷爷的爸爸呢，小时候最爱撒尿，六七岁了，还尿床呢。有时候，那尿湿了的床单被子就搭在我的手臂上。唉，那股臊味儿，可真难闻呢。”

“尿床？”他觉得挺有趣的，“那么，爷爷呢？”他见过爷爷，爷爷是前年去世的。爷爷的胡须也很长，花白花白的。

“你爷爷吗？”榕树微微笑了，“他小时候可没少挨打！他爱玩水，常常把牛扔到一边，自己到小河里去玩水。牛吃了人家的庄稼了，他还不知道。他的性子野，有时就被捆在我身上，他

的爸爸就拿根树枝狠狠地抽他。有时候，抽得轻，他也‘哎哟哎哟’地大声喊叫。但是我知道，他是故意这么喊的呢。但是有时候，抽得挺重的，他就浑身哆嗦着，咬着牙不吭声。越抽得重越不吭声，也不叫饶。唉，他一哆嗦，我也浑身哆嗦啊，那树枝好像抽打在我的身上一样……”

“爷爷还挨打吗？”他觉得简直不可想象。在他的印象中爷爷倒是挺凶的，常常揪他的耳朵呢。

“怎么不挨打呢？”老榕树沉浸在回忆中。“你们家里的人，小时候都爱玩，性子也都倔，倔起来就像头犟牛似的，所以就总是挨打。而且这好像成了你们家的家规一样，小孩子调皮了、贪玩了、做错事了，总是搁在我身上，用树枝抽打。你爷爷的爷爷挨打长大了，就打你爷爷的爸爸；你爷爷的爸爸挨打长大了，又打你的爷爷；你爷爷挨打长大了，又打你的爸爸；你爸爸长大了，现在又打你……”

老榕树叹了一口气，沉默了。

他也不禁打了个寒颤，沉默了。

是的，老榕树说的话，他似乎在哪儿听过……哦，对了，就是在榕树下，奶奶说过这样的话。那次是老师来家访，说到他最近上课不专心，爸爸就把他捆在树上用树枝没头没脑地抽。奶奶护着他。奶奶哭着骂爸爸：“黑良心的，这样打儿子！你小时候没挨过打吗？你疼得嗷嗷地叫你就忘了？你现在又来打儿子！”

我活够了！我看够了！一个比一个心狠！一个比一个肯下手！我看够了……”

如今，奶奶也去世了。奶奶永远永远地睡着了。奶奶睡着了的那一天，他哭得很伤心。

夜愈来愈深了，像浸在古井里，深得冰凉冰凉。他抚摸着老榕树粗壮的树根，不禁羡慕地想：我要是变成树就好了！我不想挨打，也不想打别人。而且，变成树可以活一百岁，可以不死。还有，成天就待在塘边，和鸟儿、蜂儿一起玩，一起唱歌，也不用去上学，也不用担心老师提问、检查作业……

老榕树似乎猜中了他的心思，微笑着说：“你想变成树吗？孩子，树也有许多不舒心的事情呢，譬如……”

“那咱们换一换，行吗？”没等老榕树说完，他就抢着说。

老榕树微微笑了，好像思索了一阵子，随即说：“你不后悔吗？你变成树可就再也不能变成人了。”

“不后悔！不后悔！”他迫不及待地说。

“那好吧，孩子！我在这里一百多年，也站累了。也想到别的地方看看了。你就把眼睛闭上吧……”

……他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一棵榕树了。他看见原来的老榕树变成了一个和他一样的小孩，向他挥了挥手，就蹦蹦跳跳地跑走了，不一会儿，就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他觉得挺新鲜的。他觉得自己的脚指头慢慢地越长越长了，

像根一样扎进了土壤深处。他发现自己身上披满了绿色的叶片，风一吹过来，飒飒地响着，一阵阵凉意通贯全身，舒服极了。他打了个哈欠，睡着了。

等他醒来时，太阳已升得老高老高了。黑狗蹲在门槛上摇着尾巴。一群鸡在他的脚旁哼哼地捉着虫子。那只油亮油亮的公鸡拍拍翅膀，伸长脖子“喔喔喔”地鸣叫起来。水塘里的鱼儿不时跃出水面，发出“扑啦扑啦”的响声。除此以外，四周显得分外安静。

他觉得自己还没睡醒。他听见风儿送来学校里朗朗的读书声，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唉，再也用不着去上学了。世界上最难受的事情就是上学读书了。坐在教室里他老是想打瞌睡，可是不敢趴着，就那么用手撑着下巴装作在听讲。实际上脑壳里一片混沌，眼睛像粘了胶似的睁不开。现在可好了，用不着那么担惊受怕地活着了。就这样无忧无虑的，不也可以活到一百岁吗？

他惬意地打了个哈欠，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也不知睡了多久，他被什么东西弄醒了。他觉得浑身发酸，手和脚都麻木得难受。他想活动活动身子，伸伸懒腰，可是不行。他已经是棵不能自由活动的树了。他看见一群蚂蚁正在他的腿上爬着，连成一条细线。腿儿痒痒地难受。他想用手去搔一搔，可是不行，他已经是棵不能自由活动的树了。正难受着，忽然感到手臂上一阵钻心的火辣辣的疼痛，仔细一看，呀！原来是

条毛毛虫，正在他的手臂上爬着，动不动还咬他一口。他最怕毛毛虫了，他一看见毛毛虫就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可现在，他想抖掉手臂上的毛毛虫也不行了，他的手臂已经变成了不能由自己随意指挥的树枝了。他觉得自己已经难受得浑身颤抖起来。幸好这时一阵风吹了过来，毛毛虫被风一下刮到地上，他这才松了口气。不过他突然感到脸上黏糊糊的，凉冰冰的，还带着腥臭。不一会儿，风儿又带来一点、两点……他的头上开始响起鸟儿的嬉闹声。他这才想起，那是鸟屎……

就这么强撑着撑到中午了，火辣辣的烈日晒得他头昏脑涨。四周没有一丝儿风，大地蒸发着暑气，池塘也蒸发着热气，他觉得自己好像是被绑在蒸笼里，闷得透不过气来。他看见黑狗躲在堂屋里歇阴了，爸爸也躺在凉椅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，连塘里的鱼儿也躺在他的阴影下了。只有他，就像紧紧地绑在一个十字架上，在这烈日下曝晒……他觉得唇干口燥，眼冒金花，一阵眩晕，昏了过去……

……当他醒过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偏西了。他觉得浑身酸软无力，心儿“怦怦”地跳得慌，昏沉沉地直想呕吐。他突然看见同学们已经放学回家了，他们说着笑着，好不快活！他听见阿牛喊道：“到小河玩水去哟！”于是，一群小伙伴们便呐喊着“冲啊”向小河跑去……他们已经到了小河边了吧？阿牛肯定又脱得光光的跃入了水中。阿牛玩水不行呢，他那狗刨式溅起一阵一阵

水花……恍惚中他好像到了小河边，但当他清醒过来时，这才意识到，他已经是棵不能自由活动的树了！

……还没等他开始伤心，天色陡然暗了下来，大团大团的乌云阴沉着脸翻滚着，像一窝一窝的蛇一样扭结在一起。突然间起风了，他第一次看见风原来是铁青着脸儿的。风儿越刮越大，越刮越猛，刹那间天昏地暗，电闪雷鸣，滂沱大雨在狂风中变成了迅疾的利箭横飞而来。台风来了！台风来了！他听见天地间一片惊惶的喊声。他吓得想跑，可是却跑不了，只好战战兢兢地咬紧牙关挺着。雨越来越大，风越刮越猛，他觉得自己被风吹得晕头转向，已经站不住了。他咬着牙用脚趾像钉耙一样钉在地里，但是呜呜的台风冷笑着，像顽皮的孩子在脚盆里泡脚一样，把大海搅得白浪滔天；像任性的孩子赌气撒娇一样，将那些坚持不了的树木连根拔起，将房屋的顶揭走，墙也一脚蹬倒，然后哈哈笑着，来到他的面前。他吓得赶紧闭上了眼：完了！完了！我要被吹跑了！不该和老榕树换的！不该换的……

……突然间他听见有人在哈哈地笑。睁眼一看，四周一片宁静。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小孩骑在他的腿上，正瞅着他笑呢。他认出来了，这个“小孩”正是老榕树。

“怎么样？做一棵树舒服吗？”老榕树问。

“难受死了！难受死了！”他哭了起来，“我不做树！我要做人！”

老榕树笑了：“你才刚刚在这儿待了一天，就受不了了；而我，却待了一百多年哪！”

哎哟妈呀！像这样待了一百多年！那我情愿不活了！

可是老榕树毕竟待了一百多年。它还要这样待下去吗？“让我变成人吧……”他开始哀求了。

老榕树却摇了摇头：“说话要算话！怎么刚过一天就反悔呢？”说着站了起来，“再见了，我也要过过人的生活了。”

“你回来！”他拼命地喊叫起来，“你要挨打的！还要挨罚的！”

老榕树头也不回，大声地说道：“手和脚都长在我的身上呢！我要到一个不打人也不挨打的地方去！”

老榕树说着，消失在夜色之中。

“我要变成人！”他伤心地哭了，“我要做人，做人……”

他伤心地哭醒了。泪眼中，他看见苍老的老榕树仍然静静地站在大门外。风儿吹过，树叶飒飒地响，像在诉说着百年沧桑……

野鸭的老家在哪里

他——十岁，读过两年书，现已退学，在家养野鸭。他养的一百多只野鸭，是用野鸭蛋在密封桶里孵化的，可是昨天，辛辛苦苦养大的野鸭，竟野性未改，飞走了一半……

……最后一抹夕阳融化到湖水边了，暮色从水天相接处悄悄地现了来。茫茫的湖面上就只剩下他和他的小船，飞走的野鸭仍然不见踪影。

他不相信野鸭们已经飞走了，从小鸭雏到羽翼丰满的成鸭，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啊！三年前，他曾好奇地将几个野鸭蛋和家鸭蛋放在一起孵化，竟孵化出几只野鸭来。后来它们长大了，母野鸭还下了蛋。于是他对爸爸说：“不要再下湖去打野鸭了吧，我

来养野鸭。”好多人笑他异想天开，他偏不服气：家鸭是从哪里来的？还不是野鸭变成的……

……暮色渐渐地弥漫开来，湖面上顿时苍茫一片。他轻轻地划动着桨，仔细地倾听着，搜寻着。似乎总有群鸭戏水声在他耳畔回响，停下桨。凝神细听，戏水声却又消失了。可是待他划起桨来，那群鸭戏水的声音又仿佛从远处传来。

“撞到鬼了！”他狠狠地骂着，“野货！还不归家！”

他停下桨，大声地吆喝起来。平时，只要他一声吆喝，鸭群便会云一般从水面上飘过来，可现在，他的嗓子都发疼，湖面上仍然是静悄悄的，不见野鸭的影子。

他狠狠地骂着，眼泪顿时涌了出来。五十多只啊！一下飞上天就不见了。没良心的野货！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飞走了……

“天黑了，还不回来！”他舔了舔咸咸的泪水，“老子要是寻到了，一起打死你们！”

话音刚落，只听见扑扑地一阵响，一群野鸭扑腾腾地从他眼皮子底下飞起来了。呀！正是他养的野鸭！

“回来！回来！”他大声呼喊起来。

可是野鸭们不理睬他，仍然一只接一只地飞上了天。

“可恶！看你们往哪里跑！”他咬牙切齿地骂着，奋力挥桨，追了上去。

野鸭们越飞越高了，他急得鼻尖直冒汗。

突然间，他的小船也轻轻地飘了起来，渐渐地离开湖面飞上了天。不过，他似乎没有觉察到，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一点上：追上野鸭们！

野鸭们不急不慢地款款飞行着，好像在悠闲地散着步；他心急火燎地追着，但是不管他怎样奋力划着桨，小船老是掉在野鸭们的后面。

一片一片的云朵像浪花一样被抛在船后了。

一颗一颗的星星像航标灯一样被抛在船后。

前面突然明亮起来，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从云层中露出脸儿来。好像在茫茫的暗夜里行船，一拐弯儿，眼前突然闪现出一大片繁密的灯光，一个城镇突然出现在眼前。野鸭们飞得快起来，争先恐后地朝着月亮飞去。近了近了，月亮像一个银色的网球在茫茫的天宇转动着，闪动着奇异的光芒。野鸭们“嘎嘎”地叫着，一下就融入了一大片明亮的月光之夜中。

他急了，猛力划桨。小船也嗖地闯入了一片溶溶的光亮之中。

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银光闪闪的湖泊中了，湖水清澈透底，湖底的水草和卵石历历可数，许多红色的大鲤鱼在水中静静地游弋着。湖面上，密密麻麻地歇满了野鸭，从眼前一直铺到湖泊深处。呀！这么多野鸭，少说也有几万只！而在平缓的湖岸上，密密麻麻地铺满了野鸭蛋，白生生一片，似乎湖岸以及陆地全是由野鸭蛋铺就的。

他惊呆了。

他这才觉得累，觉得双臂酸软，汗衫汗涔涔地贴在身上。

四周一片寂静，静得令人感到不安。在这静寂中，他只听见了一种声音在轰隆轰隆地响着，仔细一听，原来是自己的心跳声。

小船悄然无声地在玻璃一样的湖面上滑行着。那些野鸭们仿佛全都睡熟了，一动也不动。他提起一只，哟，好沉哪！少说也有八九斤呢。这么多肥鸭，该下多少蛋，该卖多少钱哪！

他看见他养的那群野鸭了。别看湖面上栖息着成千上万只野鸭，他还是把它们一只一只地辨认了出来。他看见这些野鸭们一只一只地各自依偎在一只只大母鸭的身旁，“嘎嘎”地叫着，好像在喊着“妈妈”“妈妈”。而那些大母鸭呢，也怜爱地用嘴给自己的梳理着羽毛，好像在说：“孩子，你到底回来啦！”

哦——明白了，原来你跑回家里来了。他顿时恍然大悟，难怪野鸭总想往天上飞呢，原来野鸭们的老家在月亮上呀！

他这么一想，顿时兴奋起来。这下可好了，找到野鸭们的老家了。今后野鸭跑了，就直接上这儿来找好了。咦，干脆，我到这儿来养野鸭，瞧那岸上一片片白花花的鸭蛋，一层层地铺得不知有多厚，再瞧那远处的小山丘，也是野鸭蛋堆成的，这么多野鸭蛋白白地浪费了，多可惜呀。要是把它们全都孵化出来——嘿！只怕连地球上都装不下呢！

正当他这么美滋滋地想着的时候，忽然在他的身后传来一阵

“哗哗”的划桨声。他回头一看，呀！只见一只只小船像木梭一样悄悄地滑来，船头上架着猎野鸭的排铳，一个个白色的身影和月光融成一片，看不清面目，但是他明白，那是猎手！

他呆住了。怎么月亮上也有猎野鸭的呢？他再定睛一看，呀！湖的四面八方都是小船，围成了一个大圆圈。所有的小船上都架着排铳。他知道，只要火花一闪，这一湖的野鸭没有一只能够逃脱！

“不能打！不能打！这里有我养的野鸭呢！”他尽力地喊叫起来，可是却喊不出声。

他急了。操起桨使劲地敲起船帮来。

梆、梆、梆！梆、梆、梆！

可是野鸭们仿佛全部睡死了，一动也不动。

哎呀！不能打！我的鸭！我的鸭呀……

他突然惊醒了。湖水粼粼，闪着一片碎银般的月光。他呆呆地抬头望着头顶的明月，月亮上似乎有些斑斑点点，那是他的野鸭么？……